魯之春秋

傳第一之二

魯之春秋卷

海鹽李聿求撰

督師一

張國維 子世鳳　朱大典 子萬化

明官制閣臣不兼兵部不遣督兵天啟元年十月孫承宗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鎮山海關此閣臣兼兵部督師之始前此未聞也自是而後寇亂方急巡撫之外更設撫治總督之上更加督師而所任非人卒至潰敗而不可救若浙東之督師張國維朱大典在疆場久著勞績孫嘉績熊汝霖嘗京師戒嚴所揣行閒悉

中機宜錢肅樂沈宸荃章正宸于穎諸臣亦各能以忠義之氣激發將士顧不可謂不得其人矣論者以不能約束方國安王之仁爲諸臣病然督師統領不能不資武將以爲力不料其彼猖至此也國安縱恣無狀蓋已有年至是猝然以客軍來本難位置之仁則浙東故鎭一切營兵衛軍皆其舊轄諸臣以小朝廷之威權而約束之得乎事勢有無可如何者忠臣義士求諒於天而已況天心旣去雖以諸葛孔明姜伯約之才不能有濟而何咎乎諸督師作督師傳第一

張國維字止菴號玉笥東陽人少以理學自勵天啟二

年成進士授番禺知縣清理沙漲田數萬畝授貧民以
平巨盜功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劾罷閹黨副都御
史楊所脩御史田景新已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
銳綜核太嚴拙者跼蹐以避巧者委蛇取容誰能展布
四體爲國家營職業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
實薄此英察宜斂也祖宗朝閣臣有封還詔旨者有疏
揭屢上而爭一事者今一奉詔責則俛首不遑一承改
擬則順旨恐後儻處置失宜亦必不敢執奏此將順宜
戒也名對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獲罪者今則惟傳天
語莫睹拜颺同官熊奮渭還朝十日旁措一詞遂蒙譴

諭不可稍加薄刑示優容之度乎此上下宜治也其二條請平刑罰溥恩賞帝不能盡用進禮科都給事中京師地震規弊政甚切遷太常少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其冬流寇犯桐城官軍覆沒國維方壯年一夕鬚髮頓白明年正月帥副將許自強赴援游擊潘可大知縣陳爾銘守桐不下賊乃攻潛山太湖國維解桐圍遣守備朱士允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士允戰死自強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桀石投賊賊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九月賊復由宿松入潛山太湖他賊掃地王亦陷宿松等三縣國維乃募

士著二千戍之而以兵事屬監軍史可法明年正月賊圍江浦遣守備將若來陳于王戰卻之十二月賊分兵犯懷寧可法及左良玉馬爌遏之復江浦遣副將程龍及若來于王拒守諸城賴以全賊又圍望江遣兵援之十年三月國維帥龍等赴安慶禦賊酆家店龍軍數千悉歿賊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遂攻天長國維見賊勢日熾請割安慶池州太平別設巡撫以可法任之國維為人寬惠得士大夫心屬郡災傷輒為請命多獲寬減奸民張漢儒許錢謙益瞿式耜陸文聲訐張溥張采國維斥漢儒等誣罔忤執政溫體仁奪俸推官周之夔

希體仁指復許溥等國維亦力白其誣築太湖繁昌二城建蘇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內外塘長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隄濬鎮江及江陰漕渠並有成績輯三吳水利全書三十卷居六年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歲大旱漕流涸國維濬諸水以通漕山東饑賑活貧民無算十四年夏山東盜起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兵護漕運大盜李青山衆數萬據梁山濼遣其黨分據韓莊八閘運道爲梗周延儒赴召北上青山謁之言率衆護漕非亂也延儒許言于朝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大肆焚掠廹臨清中官劉元斌赤

國維合所部兵擊降之獻俘於朝帝率太子二王御午門磔諸市沂州賊王明及齊見龍張文宇等聚衆剽掠謀斷餉道國維悉擒斬之東方遂寧十五年擢兵部尚書召見德政殿慰勞甚至乃定戰守賞罰格列上數世職酌推陞愼咨題等七事帝皆報可會開封陷河北震動條防河數策帝亦納之時外吏考選者皆欲得給事中而帝以巡方重任將緊注御史首輔周延儒令國維薦時敏等十二人察外郡城守以旣有巡按不可復遣御史遂並授給事中獨御史蔣拱宸不與有怨言及出監趙光抃軍謂國維詈己抵昌平卽疏劾國維國維言

拱辰挾怨誣詆拱辰再劾國維溺職如丁汝夔陳新甲故事正失陷名藩之罪御史趙譔右拱辰言國維再疏求斥不許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猶在畿內國維檄趙光抃拒螺山八總兵之師皆潰言者益詆國維帝令解職復以附會延儒及螺山喪師事逮下獄蘇州民聞之爭詣闕乞貸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疏救帝念其治河功十七年二月俾出獄候命三月召對中左門復故官兼右僉都御史馳赴江南浙江督練兵輸餉諸務出都十日而都城陷福王召令協理戎政國維請建三輔以藩南京京口為東輔蕪湖爲

西輔京師爲中輔各設重兵鎭守不果行尋敘山東討賊功加太子太保蔭錦衣衛僉事吏部尚書徐石麒去位廷推屬國維馬士英不聽用張捷阮大鋮撰蝗蝻錄以國維爲東林黨列名其中國維乃乞省親歸南都破江浙郡縣皆降附潞王在杭州稱監國三日以降時魯王以海居台州

大兵遣使以書招之職方主事陳函輝擊殺使者謀起兵閏六月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給事中熊汝霖起兵於餘姚吏科給事中章正宸分守寧紹台道于穎起兵於山陰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於寧波蘇松僉事沈

宸荃起兵於慈溪國維亦起兵於東陽與建義諸臣奉表迎魯王於台州即日移駐紹興稱監國以分守公署爲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國維與諸臣勸進監國辭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徐議樂推未晚也羣臣固請監國固讓不許進國維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督師江上轄東陽義烏永康武義營於富陽桐廬之間八月復於潛樹木城緣江要害聯合方國安王之仁鄭遵謙及六家軍爲久持計兵馬頗集而人治一軍所部騷然國維上疏請尅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攻堅擣虛人無應援之

暇此爲勝算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功
罪視爲一人之功罪有旨會議十月國維約諸營連戰
十日國維兵屢捷未幾
大兵大出國維帥步卒應接遣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
之追至草門橋會天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急收兵
而還時唐王立於閩建號改元遣給事中劉中藻頒詔
至監國欲下令返台州國維星馳至爭之并上疏唐王
言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戮力共圖興
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且監國當
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

莫可追疏出監國乃止中藻遂返十一月馬士英竄方
國安營求入朝田仰謝三賓欲援之國維劾其十大罪
乃不敢入明年三月
大兵決壩放舟入江國維嚴飭各營守汛命王之仁鄭
遵謙等江心逆戰國維乘勝渡江碎舟無算四月帥諸
軍攻杭州不克時唐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以餉十萬
賚勅犒江上軍馬士英與方國安奪之幽清源於舟國
維歎曰曲在我矣不久將自及吾維盡力而為之監國
見武將悍甚命國維西征以兵部尚書余煌代國維督
師五月國維西征之師未行而

大兵徽擊國安營國安拔營走刼監國以行江上諸軍
聞之皆潰惟王之仁一旅獨全邀國維入海國維振旅
追扈國安欲獻監國以降遣人守之會守者病監國覺
其逆狀召國維函輝兵部侍郎谷文光海門衛總兵王
朝鼎王有誌左右協副將張國貞將應彪襲守者斬之
監國得脫七月朔次海門衛初七日富平將軍張名振
遣中軍方簡具舟迎監國航海傳命國維遏防四邑圖
再舉國維至無舟望洋而止還守東陽先是
大兵破會稽有貽書招國維國維答以身爲大臣誼在
必死惟乞全老母而已八月

大兵入義烏國維知勢不可支或勸之入山國維曰謀天下事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辭三章其一章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為朱氏鬼精靈長傍孝陵墳從容赴園池死年五十二子世鳳廕錦衣衛僉事監國授平鹵將軍被執不屈死清源字嗣白平湖人崇禎七年成進士授增城知縣時鄰近山賊竊發清源先曉諭禍福一日單騎抵賊巢賊震懾請命按籍遣散十五年召對陳時政十事帝嘉之擢雲南道御史浙江白糧北運累民疏請官運報可又條上安攘七議命巡按福建道

經淮安疏言廵撫史可法兵單弱根本重地恐不支請撥師悉留淮上聽可法調用不報至閩行部至漳漳故多山寇清源廉得奸細在城者絕其內應募壯士七百人從閒道破之擒其巨魁福王立清源捐貲備甲仗募兵三千請身討賊疏再上爲馬士英所格明年請還閩南都破乃歸里閏六月清源起兵城守斬新署知縣朱國龍七月二十三日城破清源歎曰清源不獲從先帝殉京師者以奉簡書在外也今已矣天下事無可爲清源故閩吏也當還求死所耳乃閒道入閩唐王授僉都御史時唐魯爭頒詔之隙清源上疏言閩越脣齒宜亟

餉越郎奉命逼好解餉十萬犒師江上馬士英爲國安
求餉清源責士英誤國之罪士英怒遣部將奪餉且縛
清源幽之舟中監國聞之大驚命國安士英釋清源不
聽國安兵潰營將沈起龍毛有備强清源還閩清源曰
越亾閩必從之去將安之遂赴江死年四十二國維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敏清源

賜謚忠節

外史曰國維在思陵時爲諫臣以敢言稱爲督撫有禦
賊功至兩都覆沒猶思以浙東一隅支撑殘局假使惟

所欲爲或可苟延一線之殘喘奈何田謝交傾於內方
王違命於外幸有孫熊錢沈章于六家軍同心戮力得
奏十捷之功顧論者謂何不約閩師合攻杭州而必欲
卻閩詔以開同姓之隙不知卻閩詔之疏未嘗有忤於
閩焉至方馬奪閩餉幽閩使閩浙遂成水火而江上有
兩顧之勢不旋踵而方逆竟刼監國矣逆賊壞事豈意
計所可逆料乎文山疊山之痛所由致恨於畢命時也
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金華人家世業農大典始讀書
爲人豪邁萬歷四十四年成進士授章邱知縣治最天
啟二年擢兵科給事中中官王體乾魏忠賢等十二人

及乳媪客氏假保護功所廕錦衣許世襲大典抗疏力
諫轉工科又轉兵科左給事中五年逆奄魏忠賢用事
出大典福建副使進參議以病歸崇禎三年起山東參
政尋調兵備天津五年四月李九成孔有德圍萊州山
東巡撫徐從治中礮死擢大典右僉都御史代之詔駐
青州調度兵食至七月登萊巡撫謝璉復陷於賊總督
劉宇烈被逮乃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舊撫累
以招賊被辱大典排羣議用勦集督主客兵數萬及關
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以總兵金國奇帥副將靳國臣
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游擊柏永福及故總兵

吳襄襄子三桂等進𠞰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德州賊復犯平度遣副將牟文綬何維忠等救之殺賊魁陳有時維忠亦被害國奇等至昌邑大典命分三路國奇帥關外兵為前鋒鄧玘步兵繼之從中路灰埠進昌平總兵陳洪範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度進參將王之富王文緯等從北路海廟進檄游擊徐元亨等帥萊陽師來會以牟文綬守新河諸軍皆攜三日糧盡抵新河東岸亂流以濟祖寬至沙河賊出戰斬國臣繼之賊大敗諸軍乘勝追之城下賊夜半東遁圍始解守者疑賊誘弗敢拒之起潛遣中使入諭闔城相慶明日南

路兵始至國奇等遂擊賁賊斬首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海死者數萬賊竄歸登州國臣等築長圍守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牆三十里而遙東西俱抵海分番戍賊不能出發大礮官軍多死傷李九成出戰殺傷相當十一月九成搏戰降者洩其謀官軍合擊之斬九成

帝嘉解圍功進大典右副都御史將吏陞賞有差攻城既久賊糧絕恃水城可走不降及王之富祖寬奪其水門外護牆賊大懼六年二月中旬有德先遁載子女玉帛出海其魁耿仲明以水城委賊將王秉忠已亦以單舸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游擊劉良佐獻轟城

策應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入賊退保蓬萊閣大典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秉忠及偽將七十五人自縊及投海死者不可勝計賊盡平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黃龍邀擊生擒其魁毛承祿陳光福蘇有功斬李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承祿等於朝磔之敘功進大典兵部右侍郎世廕錦衣百戶巡撫如故八年二月流寇陷鳳陽毀皇陵總督楊一鵬被逮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大典巡撫山東時募健卒千人馬一千五百匹為親軍詔許隨之以總兵楊御蕃隸焉大典至鳳陽脩復園陵七月賊十

三營至江北州縣多陷帝甚憂之詔大典以兵二千三百御蕃兵一千五百扼南畿要害護祖陵大典與御史張任學居守遣將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城劉良佐援懷遠子鳳戰死振宗良佐殺傷相當九年正月賊圍滁州連營百餘里大典遣總兵祖寬大破之大典會總理盧象昇追襲復破之賊乃引而北再窺鳳陽大典遣兵遏賊參將鮑釗力戰賊走趨壽州良佐等戰於蒙城賊始退十一月賊大舉入江北詔大典與總理王家楨合擊十年正月大典遣良佐一戰於大安集再戰於廬州三戰於六安之茅墩又遣監紀楊正芝等一戰於

陶城再戰於沙河四月賊窺桐城大典以事急遣員佐
與協守總兵牟文綬赴援賊敗走十一年賊復入江北
大典提兵逼之賊謀竄茶山大典與安慶巡撫史可法
遏之賊乃西遁當是時勦賊分三道總理當一面秦督
當一面總漕兼淮撫以護陵通運當一面其餘撫臣各
守所轄往來策應其始也總理爲盧象昇秦督爲洪承
疇皆稱善殺賊大典竭力支持終其任賊不再入中都
其後象昇以勤王入承疇與秦撫孫傳庭皆忤楊嗣昌
遭排笮大典則否論者頗疑之會淮北五縣失事廷臣
爭詆易置嗣昌曰誰可代者卒難其人大典遂貶秩視

事是年四月以平賊踰期再貶三秩賊趨潁州復爲大典所卻尋敘援勦及轉漕功盡復其秩十三年河南賊大入湖廣大典遣將救援屢有功進左侍郎明年以寇患益棘命大典總督江北及河南湖廣軍務仍鎮鳳陽專辦流賊賊帥袁時中衆數萬橫潁亳間大典帥員佐等擊破之敘賚有差大典在事有保障功然不能持小節於公私囊橐無所戒屢爲御史所劾詔削籍下法司勘問大典請以家財募兵勦寇自劾法司奏請還其麾下親軍使益兵以收後效許之大典帥麾下之京口大集奇材軍器一切自備大典子萬化亦任俠召募里中

健兒以益之大典具疏待命而東陽許都事發許都者諸生豪俠憤縣令苛斂作亂圍金華蔣化帥所募禦之有功大典聞之馳歸巡按左光先在江干擁大典主兵大典進擊都走推官陳子龍在軍中招都降之而同里姜應甲素惡大典知縣徐調元亦與大典有隙調元閱都兵籍有蔣化名遂言大典縱子攻賊光先聞於朝得旨逮繫其家充餉且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趣之已而京師陷福王立劉中周請勸其召募勤王給事中熊汝霖請以帶罪立功用之北方吏部尚書徐石麒等覆如其奏請令巡撫河南有詔詰問石麒言河南殘疆令其

自練勁旅所費不貲非優之也竟不許已而誠意伯劉孔昭兵部侍郎徐人龍等白其縱子交賊之誣而大典亦自結於馬士英阮大鋮乃召爲兵部左侍郎踰月進尙書御史鄭瑜仍以前事劾之時大鋮掌戎政大典不能有所展値左良玉興兵命大典總督軍務監黃得功軍禦之南都破大典與得功議奉福王入浙福王奔太平大典入見舟中誓力戰得功死福王亦被執大典帥親軍歸起兵與江上諸軍奉表迎魯王監國駐紹興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加太子太師大典自請督師許之加少師督師鎭金華大典欲以東師由江上取

杭州西師由常山過廣信而唐王頒詔至大學士張國
維與督師熊汝霖議弗受大典與督師錢肅樂謂宜受
之以靖同姓之爭其後卒從國維等議唐王聞之以授
大典閣銜大典表謝大典與國維分地治兵大典轄金
華蘭谿湯谿浦江方國安兵列嚴州縱暴無狀馬士英
阮大鋮入其軍人心岌岌以故大典之兵卒不能過嚴
州一步國安以諸軍中大典最強又聞大典家尚多財
謀襲取之以兵至近郊大掠遂攻金華聲言索餉四萬
以報士英之起大典爲尚書大典力禦之監國召國安
再四始解去大典以江上事勢且不測謀脩宋公署爲

行在迎監國駐其地或言江上一危髮中得安枕耶乃
止而大典祗嚴兵自守不能復與進取計矣其後國安
兵潰監國航海國安降命從征遂引
大兵攻金華大典殺招撫使及監守等官勒兵大戰斬
首數千級再戰斬獲盔多相持三月部下無畔心監軍
御史傅巖請以子弟兵赴援大典泣而許之夜縋而出
國安以大礮攻城城中以槍礮禦之烟燄大起聲如雷
國安數敗
大兵退屯紹興日夜濟師復進攻而城中漸疲八月城
遂陷蔣化帥師力戰大典麾愛妾幼女及蔣化妻章氏

投井死而已與吳邦璿何武鄭邠及賓客僕從入火藥
庫大典聞萬化巷戰力竭見執有告曰公子死矣大典
即命從者舉火藥發如地震
大兵反走辟易多蹂踐死火止大索大典不得乃知在
灰燼中而嚴亦死於義烏大典孫鈺奉表入閩亦死於
浦城萬化鈺監國皆授都督邦璿山陰人兵部尚書兌
孫雄健有智畧大典初罷淮撫歸遣邦璿攜萬金至京
甫入京而國難作邦璿以金還除行李所需外無缺者
大典益重之至是挈家屬至爲大典部將大典倚之如
左右手邦璿妻傅氏邦璿令其朋逸去傅氏曰吾豈不

能先死遂服吉服自縊武亦大典部將出戰最力邠武
進人大典子師大典
國朝
賜謚烈愍
外史曰大典禦賊十有餘年前有阿附楊嗣昌之嫌後
有由馬士英進用之說督師金華留阮大鋮在營與
大鋮閱城僞言西北一角新築未堅及大鋮與方國安
降後力攻不下賦民間耕牛載大砲數千集城下苗頭
惟向西北一處晝夜不絕聲城乃崩善夫小人不可與
之作緣也然而死守三月外無蚍蟻之援而部下士卒

無叛心城破之日闔門悉自焚死雖睢陽常山又何加
哉

傳第一之二　　魯之春秋卷四

海鹽李聿求學

督師二

孫嘉績子廷齡等　熊汝霖馬星等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大學士如游孫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

大兵薄都城援營不動衆莫測嘉績曰此待後至者耶衆舉南下爾畧乘未集而急擊之尚書楊嗣昌曰傾國而來安有後隊越三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青山口入

大兵挾之即日援營南下嘉績以知兵調職方員外郎

進郎中是役也總督盧象昇與中官高起潛分辦東西二路象昇主戰起潛主和嘉績是象昇嗣昌是起潛故象昇戰死不予卹起潛敘功求世廕嘉績慣疏格之起潛大恨帝幸觀德殿閱軍器起潛譖之遂下獄未幾黃道周亦得罪帝以嗣昌故欲殺之先杖而後下獄獄被藥餌俱遭阻遏嘉績徹已服用躬親飲食湯藥力調護之因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獄錦衣嚴訊獄中與道周往來者或勸詭詞以求免嘉績曰昔黃霸在獄受經於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何必諱乎無所隱擬雜犯死罪繼擬烟瘴充軍皆不允保定總督

張福臻陞見薦嘉績才請用爲參謀不聽徐石麒爲刑部尚書其爰書奏乃釋之福王立起九江兵備僉事未赴南都破

大兵下杭州吏科給事中熊汝霖欲拒守而商於嘉績然計無所出會知縣王曰俞已棄官去其訓導王元如迎降遂署知縣發役夫治馳道以其不勉者抶之役夫譁反毆元如衆遂擾擾不可止嘉績方遣家人偵衢巷閒聞之遽帥健兒鳴金鼓突入縣署擒元如斬以徇嘉績以宰相家兒舉事百姓從之者如雲乃急邀汝霖出治軍分爲兩營嘉績主左汝霖主右時閏六月初九日

也浙東人情正在恇擾閉莫敢先發嘉績遣急足西告會稽東告鄞次日會稽吏科給事中章正宸諸生鄭遵謙應之又次日鄞縣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又次日慈谿蘇松僉事沈宸荃應之又次日紹興之屬縣皆應之天台以東無不應者乃迎魯王監國至紹興諸軍會於江上兵部尚書張國維指嘉績言曰此眞五世相韓之子弟也監國擢嘉績右僉都御史督師營於瓜里之龍王堂前時諸軍分汎瓜里者嘉績與汝霖正宸肅樂宸荃及分守寧紹台道于穎江上人呼為六家軍嘉績薦吏科給事中林時對為監軍薦進士王正中以御史

知餘姚縣事又請許其募鄉兵以助防宗薦諸生屠獻宸以職方主事參軍務薦章欽臣為都督使治火器江上人呼為火攻營同里諸生黃宗羲以義兵數百人從嘉績薦之為御史又言禮科給事中姜埰及其弟行人垓之賢乞持勑召之時武臣王之仁以故鎮營兵衛兵皆其舊轄方國安以客軍縱恣無狀又有馬士英阮大鋮入其營日事爭餉嘉績軍無餉唯以忠義激之之仁子鳴謙留守定海招張國柱軍為助國柱遂劫鳴謙入大掠餘姚越中震恐廷議欲封為伯嘉績與黃宗羲等議以國柱凶暴既不能誅誠不可無官爵以羈縻之但

列五等則有功者其何以加之請署將軍從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督師如故阮大鋮嗾方國安疏糾東林餘孽嘉績與林時對沈履祥等並與焉嘉績遂乞休不許嘉績之令欽臣治大器也製作甚精力請西渡之策國安之仁不與同心嘉績憤甚遣王中正渡海獨進至澉浦裨將韓萬象先登殺戍卒遂入城兵寡不敵萬象戰死中正乃還黃宗羲請於嘉績曰願得此軍再出必得當以報公嘉績責命欽臣汰其不中步伐者熊汝霖亦簡軍中精銳合之得三千以中正副之定議由海道西渡取海寧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嶺出軍請給

監軍等官勑印錢肅樂聞之曰孫公殆有成算必非由此閒攻其有備者也五月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督師如故宗羲西征太僕卿陳潛夫職方主事查繼佐皆同行浙西震動嘉績蒿目望之俟捷音至欲令義興伯鄭遵謙等夾攻杭城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刼監國以行嘉績急還紹興監國已航海乃亦航海入舟山以觀變疽發於背疾篤賦絕命詞錢肅樂先在舟山來視疾和詩相向哭嘉績命子延齡曰聞監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卒延齡槁葬於蘆花嶴明年監國次長垣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太保賜祭九壇謚忠襄延齡監

國在越授主事歷御史至是擢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肅樂草制曰爾父倡黃鍾之孤管以存一綫有大功於國爾尚克繼之爾年少中丞哉監國次健跳延齡進兵部侍郎途遇大兵家屬俱被執延齡奉其毋陳氏及妹免監國駐舟山延齡進戶部尚書後假歸嘉績之航海也監軍陳從之從嘉績卒從之隱石屋山中從之嘉績同邑人佐嘉績起兵監國授職方主事命監嘉績軍

外史曰諸葛武侯才能一統卒不能滅魏乃歎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後世莫不傷之嘉績之雄略頗與武侯彷

然武侯有荆益之憑藉所以成三分之業而嘉績一無所資於空然無恃之中倡為卽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其艱難百倍於武侯悲夫國祚垂絕彼蒼既非無意復以戡亂之才丁陽九之運與奸相逆帥並時而出傾側撓擾俾之功不克遂卒以身殉豈不哀哉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為人忠勇直言不避强禦崇禎四年成進士授同安知縣紅毛入寇汝霖躬率兵渡海敗之於厦門課最十四年擢戶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閫外無一殺賊之兵由帥中無一馭兵之將誰司樞軸坐令至此從來

選將之法必自偏裨以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以節鉞今足未履行陣幕府已上首功人未詣長安姓名已登御覽胥吏之徒投軍便提虎旅紈袴之子乳臭即握兵權總皆與援得力金錢有靈未習行閱之情實何從奮敵愾之精神臣請悉去敘功御覽之名武科行伍課其實功庶倖者無所徼勞者有所勸若乃大將得人更難方任偏裨猶思戮力一朝專閫便憐死綏蓋富貴已極不獨軀重難捐抑且尾大不掉請自今副將有功者時賜召對擇其才者畀以鎖鑰庶杜債帥之門近日舉用大帥雖曰會推其實中樞為政夫文臣保舉連坐武

臣何獨不然請自今一如其法毋使倖免帝納之時江南兆疫漕運不至命汝霖等七人催督汝霖督上江深恤民隱不苛追運額如期而集道途見聞無不入告明年十一月疏論天下督撫總督則薊遼范志完宣大江禹緒保定侯恂鳳陽馬士英巡撫則順天潘永圖保定楊進宣府李鑑陝西蔡官治安慶黃配元並有貶詞且曰襄藩陷而楚撫宋一鶴晏然南陽陷而鄖撫王永祚無恙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帝納其言即下所司核議尋言誤國之楊嗣昌未罪殉節之盧象昇未褒

殊挫忠義之氣至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萬姓爲盜者原任給事中沈迅也爲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余爵也爲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重賂陳新甲嫁禍鄖撫袁繼咸者今解任候代之宋一鶴也皆誤國宜罪不報京師戒嚴汝霖分守東直門一日召對言行間諸臣去敵數十里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廝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何名爲將何名爲督師帝深然之都御史劉宗周金光宸獲譴汝霖以大計期迫請二人襄事不報無何言路遴半載曹郎不宜掌計事趙

京仕降調監司不宜擢通參馮元飈運判一年驟遷開
府范志完僉事未久卽任督師而察處監司取節鉞如
拾芥請明著功令有司察處者不得濫舉邊才監司察
處者不得遽躐巡撫庶封疆重任不爲匪人借途而中
才可得又言自戒嚴以來臣疏凡二十上援勦機宜百
不一行而所揣敵情不幸言而中矣比者外縣難民紛
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霸州之破敵不多殺官軍
繼之殆無孑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
我赤子帝惡其疏有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語
謫福建按察司照磨福王立召還補原官上疏言諸臣

爭詭定策陷討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闘穴始之武與文爭繼之文與文爭淸夜自維究爲何事是猶盜已入室奴且閧庭主人俯首聽之天下事其有濟乎頃之言兵至今日閒閻疾如讐朝廷畏如虎臣自丹陽來知淅兵爲邊兵所斃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鎭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爲臣意四鎭必毅然北征一雪此耻令𢡟𢡟淮揚何也況一鎭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億卽倣古藩鎭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與窔之內遽以藩籬視之又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卽偏安尚未可必宜日討究兵餉戰守乃專在閫

怨異同勳臣方鎮舌鋒筆鍔是逞近且以匿名帖逐舊
臣以疏遠宗人劾宰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厰衛夫厰衛
樹威牟利小民雞犬無寧日先帝止此一節未免府怨
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
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將跋扈肩背相踵先帝
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籍先帝倚重內臣而開
門延敵衆口諠傳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
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知前日之所以失卽知今
日之所以得及今不爲將待何時疏奏停俸尋補吏科
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薦阮大鋮汝霖言陰陽消長關不

容髮寧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不聽及大鋮起佐兵部汝霖又言大鋮以知兵用當置有用地不宜處中朝又不聽宗室朱統鑽者素無行士英使之造蜚語以誣汝霖汝霖言么麼小臣為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士英惡其持正以奉使出之九月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胥詹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無私未免羣

情共駭況乎蹊徑疊出謠諑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八一官外遷輒嘗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宦皇身應發以備排双上變之用者環而待發隻手足戡禍亂羣小可致太平驅除異已別用同心總總報復切切更張體國郵於罔聞還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稅駕何地耶不報明年南都破潞王在杭州汝霖與都御史劉宗周奔赴逢士英汝霖責其棄主士英無以答汝霖議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潞王已定策迎降不納汝霖與宗周歸宗周絕食而以起兵事屬汝霖汝霖歸而謀於九

江僉事孫嘉績數日事未集宗周遲汝霖不至垂死張目曰兩殷豈愆約哉宗周卒之二日汝霖起兵山陰會稽兵亦起汝霖哭於宗周柩前而行閏六月二十五日會師西陵迎魯王監國擢僉都御史督師營於龍王堂之湖山時列營數十參差前郤不一汝霖軍於其中最弱而戰最勇汝霖與諸營議以江面仰攻甚難不如閒道入內地爲攻心策而海寧諸生顧名佐適來乞師又查繼坤查繼佐兄弟亦至繼坤言臨平陳萬良起兵甚勇平湖馬萬方亦來乞師汝霖喜以書幣招萬良至則請於監國以爲平胡將軍議西渡乃以七月十八日使

部將徐明發渡江應萬良自提孤軍不滿千人從小亹
渡札橋司至海寧集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轅門拜者萬
人別營五分汛地以進士俞元良司餉千戶姜國臣主
兵浙西塵起沿海烽燃一時號之爲熊兵汝霖還値明
發與萬良已退駐天開河爲
大兵邀擊明發不得渡而汝霖以中軍至遂濟江十月
督師大學士張國維約諸營以初八日爲始連戰十日
是日汝霖與太僕少卿陳潛夫合營而進部將盧可充
先登有功次日復戰又次日復戰諸將魏良史標皆有
功息兵三日復出史標伏兵西岸魏良先出戰死伏發

大兵不利盜兵至汝霖姪茂芳出闕史標以大徵銜之又撓未及十日收兵而止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尋進本部尚書督師如故時閩中遣使頒詔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廷議開讀之禮汝霖與國維不可汝霖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腳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為晚此議出閩使乃返十二月朔

大兵伏內墩國維遣部將趙天祥西渡汝霖軍應之天祥軍在上流汝霖軍在下流兩軍對列

大兵徘徊不果出各以其軍返二十四日國維復議分道齊出奪門方國安軍先敗諸將不救汝霖與潛夫王之仁血戰於下流得相持而諸軍氣已沮汝霖憤甚乃乞師於永豐伯張鵬翼宣義將軍裘尚奭仍與潛夫合軍以出國安亦遣兵來會稍有斬獲汝霖終始欲徵用萬戶及太湖諸軍以撓之則杭州可不攻而自下乃請封萬戶為平湖伯以職方吳易為總督尚寶卿朱大定與錢重為監軍大定親至浙東請期且言嘉善長興吳

江宜興皆有密約而瑞昌王在廣德引領以待査繼坤馬萬方皆喁喁也於是督師孫嘉績錢肅樂亦助汝霖請汝霖議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又慮二郡可取不可守則引太湖諸軍以為犄角萬眞請兵三千人給半月餉汝霖自顧軍不滿千其餉又盡爲方國安所羇萬眞三疏力請汝霖竭力措餉又無舟乃以兵陸進冒矢石以前幾克德清而德清內應之兵先潰部將徐龍達死之吳易方以軍來會而軍吏以無繼不得不退而渡江浙撫張存仁大出兵攻易則萬眞入山自保不敢復出汝霖請急救易以援萬眞張鵬翼與尙爽營

請行而開遠伯吳凱毅然請獨任之行且有日忽有旨令鵬翼援嚴州凱守溫州西征之議遂寢其後大學士陳盟亦助汝霖請乃復議其事益迂緩方國安軍已潰汝霖扈監國航海入閩明年擢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會兵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又明年監國次閩安鎮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汝霖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汝霖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既而彩與義興侯鄭遵謙爭商船賞恐遵謙之襲已又明年元夕汝霖自閩安至瑱琦守瑱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汝霖奴子爭口汝霖與遵謙兩家同

郡相問遺茂卽以台謀告彩十七夜彩黨百餘人突至
縛汝霖幷其幼子沉海中監軍馬星亦被執總兵方簡
救之得免兵科給事中陳希友揭參鄭彩殺汝霖逆罪
大著宜罪給事中熊曰繪亦草疏入奏皆不報曰繪痛
哭竟日去同官鄢正畿檢討崔相監紀推官陳豸皆去
官希友知不爲彩所容繳印辭去復以毋留舟山兵部
尚書盧若騰再劾彩殺汝霖罪亦不報尋監國駐紹興
官職方郎中命監汝霖軍後扈監國駐舟山進監軍道
副使從亾居海上星希友曰繪里居皆未詳汝霖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洪霖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鈎柱矢飛火狂濤皆鑒其忠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何謂之何哉

傳第一之三　　　　　　　　　魯之春秋卷五

海鹽李聿求學

督師三

錢肅樂　子兆恭等

錢肅樂字虞孫號希聲鄞人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太倉州知州州豪家奴與黠吏為奸而兇徒結黨殺人焚其屍肅樂痛懲之皆斂手又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階下予大杖久之杖者日少嘗攝崑山崇明事兩縣民皆立碑頌德遷刑部員外郎丁艱歸南都破閏六月大兵下杭州同知寧波府事朱之葵通判孔聞語納款

即令之蔡署府事聞語同知府事肅樂在京吳丙舍聞之慟哭絕粒誓死鄞之貢生董志寧首倡謀起義聚諸生於學宮於是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燝毛聚奎私之即所謂六狂生也遍謁諸鄉老而莫敢應時之蔡輸糧於

大兵至餘姚允江僉事孫嘉績吏科給事中熊汝霖已起兵之蔡以道斷回鄞肅樂於是夜與至城東觀變是日孫嘉績以書來約其門下士吏科都給事中林時對爲之後繼次日時對謀之諸鄉老終莫應志寧等皇皇計無所出宇燝故與肅樂同研席相善途中聞肅樂至

大喜挽之入城遂迴志寧遂定議發使以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諸鄉老相繼集之葵聞語亦馳至時諸人皆未定意攤肦降階迎而肅樂遽碎其刺拂衣起百姓聚觀數千人有戴爾惠曰何不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遂擁肅樂入巡按署俄頃海防道二營兵譟城守兵皆不戒而至肅樂以墨縗視師之葵等乞哀於百姓百姓爲之請乃釋之總兵王之仁在定海已納款鄞之太僕少卿謝三賓亦已納款蠲書肅樂所爲乃貽書之仁請潹潹訛誕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某當以千

金爲譏肅樂時年未四十故有稚紳之譏會肅樂亦遣華夏與諸生倪懋熹以書貽之仁勸其來歸之仁爾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語懋熹令具燕犒三賓不知也方以爲殺此七人在旦夕屆期之仁至城東請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場坐定之仁出三賓書對衆朗誦三賓遽起欲殺之仁變色因問肅樂曰是當殺以祭纛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而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餉乃釋之時蘇松僉事沈宸荃與江上僉事馮元颺亦起兵於慈溪自鄞慈合兵聲勢響應之仁既以關內鎮兵至而關外總兵黃斌卿亦遣將以舟山鎮兵赴急

兵張名振亦以石浦鎮兵至知慈溪縣事王玉藻知定海縣事朱懋華知奉化縣事顧之俊推官羅心樸袁州佐姜圻皆以兵餉來會肅樂令心樸城守以刑部主事莊元辰助登陴焉肅樂以十八日奉箋迎魯王監國二十八日再奉箋勸進七月十一日會師西興監國途中加肅樂太僕寺少卿既至加右僉都御史督師營於瓜瀝肅樂四疏辭新命力言爵賞宜慎不可蹈福王覆轍濫予名器因固請以原銜署事並辭諸弟姪之從軍授爵者時浙西府州縣並起兵蘇松嘉湖列營數百杭州孤懸

大兵守杭州由攻平湖平湖之起兵者陸清源倪長玗皆書生不習軍事肅樂請兵由海道急援以爲浙西首尾應不報十月督師大學士張國維約諸營連戰十日肅樂與諸營斬獲皆有功而第七戰尤捷是役也前鋒鍾鼎新用火攻首擊緋衣大將一人諸將呂宗忠等各斬數十級俞國榮等直抵張灣取軍械以歸未幾而分地分餉之議起正兵取正餉義兵取義餉方國安尤暴橫并奪義餉肅樂所孤鄞奉二縣義餉國安檄二縣不必支應蓋爲王之仁地也肅樂兵無餉屢疏入告監國不能詰但以十捷功擢副都御史肅樂疏言臣都臣國

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畧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在臣下而臣反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級俘獲之事皆出其力臣以未得取杭州不欲為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臣少見史冊所載冒榮苟祿惡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閩主上起行中廷盼望捷音不能定坐而臣終不能絕流而渡臣今不能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監國不許而閩中須詔之議又起時唐王即位閩中以詔

來督師大學士張國維督師熊汝霖以唐魯皆列宗藩非有親疎之分同舉義兵非有先後之分今日之事成功者王若一稱臣於閩恐江上諸將皆須聽命於閩則監國之號令不行因議卻之肅樂與督師大學士朱大典議以大敵當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即權宜稱皇太姪以報命未為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閩人所能奪也議大不合其後卒從國維等議而國安之仁諸師忌肅樂與大典遂謂肅樂不受副都之命為懷貳於閩肅樂不得已鬱鬱就官而餉仍不至監國以內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肅樂力言中官

不可任外事於是國安之仁旣惡肅樂而內官又從而梗之肅樂至四十日無餉軍士感肅樂忠義至行乞於道而不散肅樂連疏乞餉數十上而餉終不至又上疏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肥遯不肯擐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謚贈蔭卹未協輿情物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俾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薦以呈身闒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越

城裏衣擠帶滿目太平謊笑漏舟之中回瀾焚棟之下八也所與託國者强半宏光故臣鵂鳥怪鳴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鹵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票赤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入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牢因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其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自壽齊起以變怨死今竭小

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凜凜乎將以法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若不圖變計臣不知稅駕矣時國俊外仗方王內與客李二奄比而馬阮在方營遥相呼應見肅樂疏恨甚國俊與大學士田仰飽兼金引謝三賓以禮部尚書直東閣相與共擠肅樂監國進肅樂兵部右侍郎再疏力辭不許肅樂以無餉與督師孫嘉績連名請以兵歸閣遠伯吳凱又不許令移兵守瀝海而餉終無所得疏言臣兵不得不散臣衆義以來大仇未復終不敢歸廬墓散兵之日願帥家丁數人從軍自効監國慰留之而方王

益賢語以爲其將棄軍逃入閩初閩詔之頒浙也拜賜倡義諸臣劾命加以官爵肅樂奉表稱謝遂爲諸帥口實甚且有令壯士刼去肅樂首者肅樂聞之乃棄軍拜表即行言臣從令披髮入山永與世辭王上請加蹤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遂之溫州避入監國得表知不可亟令往海上向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斌卿以舟迎之入舟山進吏部尚書兼理戶部事肅樂亦不受不一月而江上破先是閩中有使召之肅樂以江上之嫌不赴江上破肅樂由海道入閩請急提兵出關不可退入廣東幷陳越中十弊以爲戒唐

王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甫下而閩中又破肅樂
避難福清隱於文石海壇間與諸弟無所得米採山薯
爲食祝髮爲僧已而聞建國公鄭彩扈監國至鷺門來
往諸山島間禡牙舉事丁亥六月監國至琅江肅樂入
朝監國大喜時馬思理熊汝霖入閣彩署兵部事彩舉
肅樂自代監國授肅樂兵部尚書肅樂請以侍郎署部
事不許肅樂上疏言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
於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制然當申明約束使臣得行
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大帥往往擠敗爲功以
致日壞江干王之仁報捷諸書其餘習也臣頋海上諸

臣持勿欺二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化南有感臣忠義願攜貲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數百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衞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爲先鋒但願諸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船不相加遺以爲朝廷羞可乎叙功之舉往往及官不及兵誰肯致死臣請凡兵有能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又言近奉明旨江上之師病在不歸於一今宜以建國公彩爲元戎登壇錫命平夷閩安蕩湖諸鎮此建國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爲先鋒或爲殿後合而爲一弗令異同如鄰下九節度之師其次則編定什伍弗令雜然而

進雖然而退孟須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前疏委任建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公彩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肅樂又曰無已則改前法令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監國以爲然後鄭彩等以其軍連破郡縣三十餘城兵威頗振兵部侍郞林汝

爲都御史林奎皆起兵而浙東山寨亦各起兵遥應前此六狂生家居者謀取寧紹台諸府與肅樂爲犄角之勢復爲謝三賓所告而死肅樂又疏薦劉沂春爲右副都御史吳鍾巒爲通政使沂春鍾巒猶不起又貽書曰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羙褰裳司徒子女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人翻然就道而唐王遺臣無不出矣又因福州之敗請卹宗臣統鐼及諸將葉儀等以鼓忠義明年監國次閩安肅樂請置史官訪求隆武事蹟二月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終不許與馬思理同入直肅樂每

日繫河壖於駕船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鄭彩主之監國亦不得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貽書曰將軍獨不聞宋末乎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宋祚歸之而況於不爲宋末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鄭彩降彩欲使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

肅樂與劉中藻書不直彩而書爲彩邏者所得彩恨甚以爲肅樂樹外援以圖之朝見之次故誦肅樂書中語以動肅樂肅樂甚憂之當是時彩以下稱大營者六平■侯周鶴芝同安伯楊耿閩安伯周瑞義與侯鄭遵謙蕩■伯阮進定遠伯鄭聯兵力亦無相過皆惡彩之專顧彩益橫不與諸營協力及彩殺熊汝霖鄭遵謙而逆節大著肅樂每入朝流涕不止監國亦爲之潸然及連江失守肅樂憂憤而卒於琅江年四十三監國聞之震悼輟朝三日賜祭九壇親製祭文祭之贈太保諡忠介廕一子子兆恭廕尚寶司丞已丑閣部劉中藻在福安

招之城破走舟山庚寅卒於舟山肅樂卒越六年尚寶卿棐進晟挈之祁澗黃蘗山中進晟福清人大學士向高孫以廕官尚寶司丞監國改簡討初肅樂之起兵也其外舅曰董光遠其胞弟曰肅圖曰肅範曰肅遴從弟曰肅爝曰肅文曰肅庋從子曰克恭皆以從軍功監國授監紀推官肅樂固辭不受光遠鄞人以白衣參軍事破家輸餉後監國授監紀通判肅樂之溫州光遠自縊死肅爝字文卿於諸弟中最驍勇江上出戰挺身直前嘗中利矢腸出不及納一手攬之椎鬪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得還營一軍皆驚而肅爝意氣自若積功甚

多不願文職授參將其後卒於家肅圖字皐一號退山肅範字錫九號箕仲肅遴字兼三肅文肅度克恭皆隨肅樂展轉閩浙朝監國於瑯江時從員鉄落監國授肅圖御史肅遴職方主事肅範中書舍人入典制誥已而肅樂請置史官以紀起居首輔馬思理薦肅範入史館授院館試肅圖見鄭彩專政一無所展乃佐肅樂召募義勇聯絡山寨及肅樂卒遺言弟兄皆當避禍歸里克恭先卒肅文肅度乃歸肅圖肅範會閣部劉中藻守福安招之乃至福安中藻奏肅範兼兵科給事中而遣肅圖出城募兵未幾

大兵圍福安蕭範助城守凡六月

大兵乃屯於郊而專待其糧盡蕭圖遣人縋城入見蕭範復書曰吾兵犀利足以一戰但枵腹枕戈勢焉能久城中望援以刻爲歲南望草飛塵起謂此援兵來也聞風聲鶴唳謂此援兵來也如此又有日矣而卒寂然吾惟一死待之而已城破蕭範望百粵山嘆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賦絕命詞甫投繯

大兵至被執不屈死其僕張貴亦從死蕭圖乃從亡至舟山蕭樂幼弟蕭與字叶虞起兵時以年少未與丙戌從諸兄浮海庚寅與蕭圖蕭遴共保舟山監國始授監

紀推官辛卯舟山破肅遴肅典間道歸肅圖被執不屈
臨刑監刑者熟視忽釋之非所望也甲午兵部侍郎張
煌言監定西侯張名振軍入長江肅遴肅典間道赴之
師退而歸乙未舟山復為海上所有肅遴肅典復赴之
潛行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
大兵再下舟山肅遴肅典先期渡海告警追騎至肅遴
脫走肅典被執或欲脫械導之走肅典乃昂首嘆曰吾
亦安可頻辱哉謝之七月十一日執至鄞之三江口不
屈死肅遴乃挈眷居崑山思得間道為入海計已亥煌
言又入長江肅遴又從之兵敗肅遴嘔血數斗大呼不

絕而卒鼐圖見兄弟相繼殉國閩監國薨於臺灣鬱鬱不得志而故國故君之感未嘗一日去諸懷以子濬恭爲鼐樂後其後鼐圖老而益貧攜濬恭出而索食每至江上惝怳四顧哭而謂濬恭曰此汝嗣父太保大學士忠介公故營所稱瓜瀝軍者也此故太保大學士忠襄孫公嘗所稱龍王堂軍者也此故大學士沈公嘗所稱盛嶺軍者也此故大學士熊公嘗所稱湖山軍者也又一營介乎龍王堂盛嶺之間故吏部侍郎章公軍也又一營在瀝頭最與方國安營相近者故都御史寧紹台道于公軍也此則所謂瓜里六家軍者也其夾瓜瀝左

右而營者故錦衣徐公啟睿及余之支軍也其夾龍王堂左右而營者故都御史林公時對駕部屠公獻宸及故都御史黃公宗羲之軍也其湖山之小營則故御史餘姚長官王公正中之軍也其盛嶺之小營則故御史慈谿長官王公玉藻之軍也此皆六家軍之麾下也其獨當小壘者故義興侯鄭公軍也其下莊一帶者大理陳公潛夫軍也其迤駐龕山一帶者故都御史朱公大定平吳伯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軍也其控富陽桐廬而軍者故少傅大學士張公營也則又憤怒而言曰此逆帥方國安營所稱七條沙軍者也此故興國公王

之仁營所稱西陵軍者也語至此必噭然而哭其後肅圖卒於家記肅圖語於肅樂傳後以見江上諸營之梗概云肅樂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肅樂嘗夢日墮其手以手扶之稍稍上而卒不支日漸小漸晦卒墮膺而下國祚之不支何其適與夢相符耶蓋忠臣義士之志乾坤之正氣故神明與天通而寤寐之閒先爲呈告戊亥之際流離顛沛歷臣人未嘗之苦而卒不變其初心亦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事

之不齊夫豈不驗之夢歟